

建中文藝叢書
陳紀澄主編

高蘭朗誦詩

新輯第一集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高蘭著

新輯高蘭朗誦詩

建中出版社發行

自序

從抗戰開始起，六年來，朗誦詩的逐漸為人們所認識，逐漸的成為中國新詩歌的主流。在今日已是不必贅言的事實了。但配合着這種運動的發展，所應具備的條件則又無可諱言的是相當的落後。即以詩集的印行來說，在量上似乎也都是相當的貧乏的。過去作者在武漢在香港雖然也曾不憚踴躍出版過幾冊，但兩次都是剛一出書就因了戰爭的關係而不能運銷了，甚至於有一次竟連排印都未來得及完成。到現在為止即作者自己，都沒能存有任何一冊。幾年來，有許多地方為了朗誦，或者取為教材，不斷的輾轉來信索閱，或詢問出版地點，都使作者無法應付；如果只是索閱一兩首的話，曾幾次的抄寄奉過。

去年成都越新書局，曾有鑒於此印行了一冊，但那只是漢口大路書店的成都版，不但內容已是明日黃花，而且事前也並未經過作者的選訂。

所以在這個集子裏所選輯的，差不多包括了作者自抗戰以來的詩作全部，原共五十餘首，比在大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都增加了許多，可是沒想到剛剛印到一半竟已達一百七十八頁之多，這樣便來了許多難於處理的困難問題，結果終於為了使本書得以

較易於就正於各地的讀者面前計，不得不重加編選，把它分成了兩冊，上半冊廿首爲第一集，而跟着出版的下半冊廿首爲第二集。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

卅二、九、於渝郊

新輯高蘭朗誦詩選集 第一集

目 錄

是時候了！

起來吧！

給姑娘們

我們的祭禮

放下你那枝筆

弔天照應

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

向八百壯士致敬禮

渝4152

縫衣曲

我們的天堂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祖國的天空開了花

鷓鴣山

日本勞苦大眾戰鬥員

新中國的空軍

滅亡

這一年

送別難童

立下最後的誓言

我的家在黑龍江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敵人的飛機大砲，

又大舉屠殺我們來了！

我們早已是要炸裂的火藥，

還禁得住這樣的燃燒？

爆炸！

爆炸！

爆炸了吧！

——我不願作亡國奴的人類！



假如你還不會把恥辱麻掉，
假如你還不想作苟且偷生的膿包，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古老的邊城發出它最後的悲嘯，

久禁的長城也開始悸動起來了，

狼煙！狼煙沖上了雲霄，

我們是烽火，我們是燎原的火苗，

燒呀！

燒呀！

燒起來吧！
在火與血中把光明創造

爭取自由解放的最後一着！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人在怒吼，

馬在嘶叫，

蒼天在旋轉

大地在狂嘯

子彈在槍膛跳躍

大刀在手中咆哮

殺呀！

殺呀！

殺掉了吧！

這就要毀滅我們的強盜，

血的債只有用血來償

對於侵略者，還有什麼容赦？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宛平城已響起了第一聲軍號，
抗戰救亡雪恥復仇全在今朝，

蘆溝橋是我們的戰壕，
蘆溝橋是我們的前哨，
反守爲攻更是我們的新戰略，

衝呀！

衝呀！

衝過去呀，

白山黑水才是我們最後的目標。
是時候了，我的同胞！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還有什麼遲疑？

全國都翱翔着敵人的飛機，
到處都奔騰着敵人的鐵蹄，
假如六年來的恥辱你還不會忘記，
假如你更不願作亡國的奴隸。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地無分南北東西

人不論老幼男女
更沒有什麼漢滿蒙回藏，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用戰爭回答戰爭！
予打擊者以打擊！

爲了全民族的自由與解放
爲了全人類的真理和正義。

我們要趕走凶惡的強敵，
我們要粉碎日帝國主義，
我們要收回一切的失地，
我們更須要打回老家去。

起來！

起來！

起來！

中華民族的兒女！

參加這神聖的戰爭，

推動這光明的壯舉，

不撓不屈，

誓死拚到底，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起來吧！中華民族的兒女！

給 娘 姑 們

最後關頭到了，我的姑娘！

拋開你個人的哀怨和惆悵，

洗去你臉上的脂粉與幽香；

脫掉你綺羅的衫兒

走出閨房，

放下你的紙筆

不再寫柔腸

最後關頭到了，我的姑娘！

我們走吧！我的姑娘！

換上灰色的軍裝，

拿起你能有的刀槍，

看護，募捐，喚醒民眾，

組織，訓練，都是理所應當，

或者是慰勞去到前方；

爭取最後的生死存亡，

我們只有誓死抵抗！

希求真正的民族的解放，

我們只有一齊衝上殺敵的戰場

我們走吧！我的姑娘！

前進吧！我的姑娘！

敵人的鐵蹄，

已踏上了我們的脊梁，

敵人的槍彈，

要射入我們每一個人的 膛，
還有什麼腳爾與彷彿？
六年來的仇恨，
難道你竟遺忘？
大好的山河，
難道這要變手奉上，
我的姑娘！

聽一聽，我的姑娘！

全民族

都擂起了殺敵的戰鼓，

衝鋒號

正在岷嶺山巔高響！

奴隸們的怒吼已震動了天地，
新的中華正在苦難中成長，
丟開吧！你那微吟和低唱

雖然那麼遠，
我的姑娘。

街上前去吧！我的姑娘！

隨着一陣秋風，

掃過來的

是鐵人的機關槍，

那有同情

這把落花珍藏？

砲火在閃爍着紅光，

那不是斜陽，

莫對那地下的白雲

展露你的胸膛

我的姑娘！

躲到那裏去呢？我的姑娘？

血雨，

腥風。

佈滿了我們這文化之邦，

敵人的屠殺，

敵人的破壞

還有什麼前方與後方？

都是戰場啊！

那裏是安全？

那裏是歡樂之鄉！

我的姑娘

哭什麼呢？我的姑娘？

誰不會。

倒在那裏的懷裏數星光？

誰不會。

圍在愛人的臂中攬垂楊？

年青的人兒

又誰能不是兒女情長？

可是，

國破，

家亡，

地獄裏的奴隸們？

還妄想什麼天堂？！

我的姑娘？

告訴我！我的姑娘！

多少的中華民族的兒女，

和你和我完全是一樣，

然而他們

在廣濟橋

在黃浦江

在形同毀

容本行道上

他們被敵人打碎了頭顱，

他們被敵人炸斷了肝腸

我的姑娘！

想一想，我的姑娘！

誰沒有兄弟姊妹？

誰沒有妻子爹娘？

誰沒有甜蜜的田園和家鄉？

誰又不願意快樂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而，他們，

他們爲了人類的兒女，

他們爲了人類的爹娘，

他們衝上了戰場，

他們死得那樣悲壯！

我們！我們呢？

我的姑娘？

我知道，我的姑娘！

你的愛，

是那樣的無邊，

你的愛，

是那樣的堅強，

但是，

為什麼你不看一看？

成千成萬的人

沒有了家鄉？

為什麼你不想一想？

這一條血脈，

什麼時候才得清償？

為什麼不使你的愛

更偉大

更寬廣

像海洋一樣

更永久

更光明

像永恆的太陽？

我的姑娘？

姑娘！我的姑娘！

收復失土

抗敵救亡

爭民族的自由解放

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力量！

不論是男是女

是兵，農，工，學，商，

千萬人的心才是百鍊之鋼！

千萬人的意志才是鐵壁銅牆！

千萬人的血才能洗去恥辱的罪孽！

千萬人的肉才能贖回全民族的創傷！

勝利，勝利它總等着你，

姑娘！我的姑娘！

我們的祭禮

今天是你的一週年！

魯迅！你「嗚呼吶喊」的聲音！。(一)

魯迅！你「與熱淚俱下的皮鞭」。(二)

你會以你的血哺乳了我們，

你會用你的死，教訓我們四萬萬五千萬，

今天是你的一週年！

沒有一朵鮮花擺放在你的墓前，

更沒有一席華美的時鐘之奠

使我們對於你的敬愛崇拜哀悼
得以充分的表現，

從去年的十月十八日一直有多少天；

雖然我們不敢忘掉

你那寶貴的珍言；

雖然我們含着淚

望着那遙遠的天邊；

雖然我們也時刻的

在你的墳前留連；

雖然我們也努力地

担起你未竟的志願，

然而——今年，

距你死去的二百卅天，

蘆溝橋的烽火，

燃起了整個中國的狼煙！

這理想使我們毫不猶豫，
一切不潔淨的靈魂和人們，
都走上了這散盡亡的飛線。

你「曠野吶喊着的聲響」，
換來了萬千的怒吼和痛楚吶喊。
曠野迴響起來了！
悲壯的呼號
充滿了宇宙之間。

你「與熱淚俱下的巨鞭」，
感動了無邊的
醉生夢死的冥頑，
覺醒了古往無恥的人
萬萬千千。

你說過：

「路本來是沒有的，

有人走了以後才有路。」

我們如今毫不徘徊留戀！

我們如今一往直前，

就是因為你曾經一個人走過的路，

如同一抹長虹

清楚的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從此勇敢，不畏艱難，

我們更將在此得到勝利的那一天，

我們更將因此享有自由與解放；

我們不會忘記

你會給我們開闢了道路，

你會給我們安設了快樂的範圍。

想起你

血的噴泉！

想起你

死的教誨！

我們將用什麼來哀悼

致敬

紀念

也許這並不能使你意足心滿，
也許這也不是使你含笑九泉。

然而無如何

我們獻上了這祭禮——抗戰！

這裏有血有淚有火也有光，

這裏有生有死也有光榮的創傷，

這裏也有反抗的吶喊

這裏也有永恆不滅求生的烈焰；

魯迅！你「曠野吶喊者的聲音」。
魯迅！你「與熱淚俱下的皮鞭」。
請你來變吧！

大的祭禮在明年的今天！

(一) 內山完造語。

(二) 先生的遺言。

放下你那枝筆

放下吧！你那枝筆！

是那樣的善於寫出你個人的傷感，
你感觸到我們已是那樣的遙遠，
遙遠得像夢裏的一群哀怨，
這哀怨將為時代的暴風所吹散。

難道你會忘記嗎？

血的仇痕積滿了我們六年

六年的歲月呀！

是何等的艱難！

忍着恥辱挨着饑寒，
淚眼裡送望着鄉關！
期待着，推動着，
那未來的一天！

今天，今天就是那一天！
敵人的砲火深入了中原
整個的中華正燃起了狼烟
每一個不願作亡國奴的人
他的熱血澎湃到了極點。

還有什麼哀怨和傷感！
仇恨爲什麼還要藏在胸間
寧願成爲千古絕今的湯面，

把屍體在生存亡的國變。

我們咆哮，我們怒吼！

我們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我們要掘起奴隸的墓碑！

拿起另一枝筆吧！

為真理而護衛吶喊！

衝上民族解脫的戰線！

看！

紅雲下白日青天，

勝利和光明就在我們前面。

弔天照應

我希望這是個夢，

雖然夢也夢得太淒涼

天照應！

你傳奇一般的英雄

你中國的夏伯陽！

你爲了我們民族的解放
作了壯烈的死亡。

六年來

你一天也沒有忘；

爲祖國，爲奴隸們，

你的戰馬

踏過了東北，

你的刀鋒

指着敵人的脊梁

六年前

你請手不曾一時放下你的槍，

你的足跡還沒有離開過戰場；

你使帝國皇軍的威名喪盡，

在車站

在路旁，

到這感謝着心的聲

更爲你用了萬元的懸賞，

然而你那麼從容不惶，

還去看了看自己的肖像，

一聲冷笑，

轉過頭來，

又馳騁於陝州洛倫呼蘭河上，

攻進了安遠縣，

偏偏駐紮在中東路旁！

敵人的什麼大佐中將

新的戰術，

揆着他的飛機大砲機關槍，

而你，只是放下了鋤頭拿起了槍

聯合了成千成萬的夥伴，

便和他們爭起生死存亡。

雖然你也曾幾次吃過敗仗，

槍枝馬匹受了極大的損傷，
然而你竟那樣的剛強，

對弟兄們仍在高喊：

「幹！

我們還有鐵一般的臂膀，

日本鬼子只是個紙做的封鎖」

雖然你也會一度的憂傷，

沒有彈藥，心沒有食糧，

然而你把眼淚往肚子裏流，

對弟兄們還在宣揚

「幹！

政府已決定抵抗，

我們的力量是一天天的加強」！

一次，兩次，三次，

傳說着你已经「落網」，
皇軍們剛剛放了心
盛大的慶祝帝國之光；

然而你！

傳奇裏的英雄一樣，
又出現於松花江上！
拆了呼海路的鐵軌，
佔據了甜草崗。

這次又傳來了你的消息，
在黑龍江——我的故鄉，
你！

又第四次的「落網」！

我弔你，

我哀悼你，
同時我也有個堅強的信仰；
你也許又如昔日的一落網，
使皇軍們「狗咬尿胞」，
空空的歡喜一場！

何況如今
全國都捲起了
抗戰的巨浪，
所有的中華民族的兒郎
都衝上了爭解放的戰場。

我們人人都是你，
人人都以你來作榜樣，
你死了
更有千千萬萬的你，

正密成長，
如果你真的又如往日一樣，
那麼神奇，
那麼健壯。

藉秋風吹向故鄉，

告訴你！

今後不再是孤軍抵抗！
四萬萬五千萬人，
每人都拿起了他的刀槍
我們將相會於一個戰場
勝利和光榮就奪我們的頭上。
天照應！你中國的夏伯陽！

展開我們的朗誦詩歌

新時代點起了新的烽火，
這烽火照耀着祖國的山河！
來吧！詩人們！
展開你們朗誦的詩歌，
全民的抗戰裏有你也有我。

一分一刻，
我們都不能空空的放過，
雙言片語，

也不該離開大眾的生活
我們不需要少數的聰明讀者，
我們要使每個人明白他的職責，
推動，參加，
這神聖的抗爭的洪波。

詩人哪！

你最愛說：

月光下的花影，

牠怎麼變婆娑？

少女的青春

悄然地在寂寞裏消磨！

儘管你若心緒思的字斟句酌，

儘管你精益求精往深奧處去作，

你忘了你好像個忘形的奴隸，

正在向你的主子謳歌！

詩人哪！

你想一想我們的錦繡山河，

如今是誰在那裏巍然而坐？

我們的父老兄妹

是誰把他們

推進了萬丈的旋渦

詩人哪！

你再看一看！

我們的同胞有那麼多，

咬着牙齒含着淚，

他們什麼話也不說，

便和敵人動起了干戈；

大好的頭顱擲向沙場

以血肉之軀

和科學的武器去肉搏，
他們究竟爲的是什麼！

詩人哪！

你比我知道的多，

你比我聰明的多，

你也比我更會寫更會作！

然而你爲了你的詩壇寶座

和你太負盛名的經過，

你固執着

你「藝術至上」的詩歌

詩人哪！

時代的巨浪，

他翻不了許多，

腐舊的殘渣，

它將一去淹沒！

我為你感嘆而惋惜，

你空空的犯了滔天的罪過！

認清當前的時代吧！

努力於救亡的詩歌！

詩人哪！

救亡的朗誦詩歌，

它需要每一個有熱血，

有正義的讀者和作者，

使它

廣大的展開

廣大的傳播

與全民族抗戰的步調相配合！

詩人哪！

惟有朗誦的詩歌
才是我們的詩歌
惟有朗誦的詩歌
它才不再僅是嘆息花飛和葉落，
惟有朗誦的詩歌
它才能不再是剖白自我的吟哦；
它是
奴隸們怒吼的謔言，
它是
爭取民族解放，
抗戰的隊伍中，
文化的鐵甲列車，

向八百壯士致敬禮

八百壯士！

你們是正義，

你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靈魂！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八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敬禮！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敬最誠懇！

八百壯士！

我艱忍着我要流的淚，
我緊握着顫抖的筆，
我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我却寫不出來一字一句
我一分一秒的屏息着氣
我忍受時間對我的襲擊

八百壯士！

我看清，聽着，在我的眼底，
我看見國恥的危樓聳入雲際，
雲霧裏飄揚着我們的國旗！

國旗

國旗！

那是你們八百個壯士
用血，用肉，用人間的正義，
在高高的舉起。

八百壯士

我想着，想着，在我的記憶裏，
我想起我讀過的若干史記
我沒有看到一部史詩在廿世紀
這樣的泣鬼神！
這樣的驚天動地！
這樣的以八百個壯士的熱血
築成了民族的銅牆鐵壁！

八百壯士！

我知道，我深切的知道，
我們一定取得最後的勝利！

可是這未來的勝利
却是你們今天給奠下了根基！
一寸血肉，一寸山河，
你們是怎樣的去收復天地！

八百壯士

我也看到過
多少慷慨殉節的志士，
我却沒有聽見過，
八百個壯士！容容就義！
你們爲誰？
你們爲誰呢？
四萬萬五千萬人哪！
拿什麼來報答你？

八百壯士

你們是正義！

你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靈魂！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八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敬！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最敬禮！

縫衣曲

窗外是不盡的瀟瀟秋雨，
夜風吹來了無限的涼意，
燈光下坐着我們母女，

戰士啊！

我們並不認識你，

然而我們正在為你縫着寒衣。

縫啊！縫啊！一針一針的縫下去，
把我們的心都縫進了寒衣，

戰七啊！

你是誰家的兒女？

為祖國，

為民族，

你貢獻了你的身軀？

我們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一時竟想不起

應該從那裏說起，

戰士啊！

繞着，繞着，

我只是繞着而已；

然而每一針裏！

都蘊藏着幾千言萬語

和無限的敬愛之意。

母親爲了她的衰老而憂鬱，
認上了針便是一聲嘆息，
因此又添上了幾根白髮，
戰士啊！

她拿起了棉花，
又翻轉了寒衣，
她鋪進去的是白髮？
還是棉絮？

斷續的柝聲雜着秋風秋雨，
夜，深得那樣悽迷，
聽！誰在窗外婉轉哀啼？
是不是怯懦的頑敵？
戰士啊！

我想到了你，
出生入死於槍林彈雨，

更在敵人的砲火裏英勇的殺敵。

冷風送來了一陣戰慄，
燈光逐漸的昏暗下去；

戰士啊！

我仍在想着你，

想着你在上海，

在山東，

想着你在河北，

在山西，

野外的寒風不住的向你吹襲，
沙場的夜雨濕透了你的征衣。

縫啊！縫啊！迅速的縫下去，

快爲你縫起這寒衣，

爲的天明就寄到前方去，

戰士啊！

猛的一針，

刺進了我有些蒼白的手指，
血，我的血，

一滴滴落在針孔裏！

我沒有絲毫的疼痛和惋惜，

我也毫不遲疑，

更快的，一針又一針，

戰士啊！

它隨着我殘破的手一起一伏，
它隨着我顫抖而又歡快的心，
它被刺進了寒衣！

真奇怪母親已不再衰頹，

六十年來奴隸的命運，

她想不到會有今日；

是慈愛，

還是歡喜？

戰士啊！

她想着她一向被壓迫的兒女，

現在正爲了自由與解放

爭取最後的勝利！

她理不清她的千頭萬緒，

她滴着她那崇高而聖潔的淚；

那淚珠閃爍着正義的光輝，

她把它也一起磨了進去！

戰士啊！

你穿起這寒衣，

告訴我！

你感到什麼呢？

趁西風吹來一片紅葉，
上面載着你們勝利的消息。

縫啊！縫啊！

千針萬線。千萬人的心，
縫成了這鋼鐵一般的寒衣。
戰士啊！

它就是生存的真理，

它就是刀槍刺不進的，

只要我們不撻不屈，

我們只要抗到底。

縫啊！縫啊！縫下去，

窗外已漸露出魚肚白色，

一個快要出現的東西，

隱藏在東方的紅雲裏，

戰士啊！

這是黎明之前的朝曦，

這是未來的光明的啓示；

隨着千針萬綫

寄語這個消息

戰士啊！

來一個拂曉攻擊，

拔了敵人的陣地，

換上我們的旗幟。

縫啊！縫啊！

我們兩手不停的縫下去，

直到趕盡了敵人，

收復我們一切的失地。

戰士啊！

脫去寒衣，

我們爲你換上一件，
那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血淚，
和一顆永恆不滅的心，
織成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
飄揚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心裏，
飄揚在黑水白山的雲際！

我們的天堂

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

蘇杭，這天堂！
在敵人的轟炸下，
如今只有斷垣和頹壁！

蘇杭，這天堂！
在敵人的狂暴中，

如今只是一片瓦礫場！

蘇杭，這天堂！

有多少的兒女，

沒有爹娘，

有多少青年的媳婦，

成了孤孀！

蘇杭，這天堂！

肝胆腦髓，

塗滿了粉壁牆，

殘肢斷骨，

掛在樹梢兒上！

詩人哪！

寒山寺的晚鐘，

沒有了聲響，
遊客們！
虎坵的夜月，
它多麼淒涼？

蘇小墳，
岳王墓，
英雄的忠骨，
美人的柔腸，
曾在那裏埋藏！
如今，

她被惡魔踏碎了胸膛，
他也不能安然的睡在泉壤！
任他毀滅嗎？
我們這天堂？
不！

雖然它是過去的舊天堂，
它却是我們新的大戰場！

舊的寒山寺，

響起新的警鐘，

舊的虎丘，

照耀着光明的月亮，

蘇小，

她將從死亡裏翻身而起，

岳王，

他又拿起他的滌泉槍！

古人，今人，

前方後方，

有的在天之靈，

有的正活在世界上；

我們的血，
我們的肉，
我們的骸骨，
我們的精靈，
我們的大砲！
我們的機關槍！
我們古往今來的戰士！
我們有史以來全民族的力量，
一齊衝上這曠古絕今的戰場！
要建築，
要成長，
我們新的天堂——民族解放。

十一，十六，

敵機投七百炸彈於蘇州之日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有那麼雄偉的長江，

上起湖南四川，

下通皖贛蘇杭；

長江呵！

它是中華民族的大腸，

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死存亡。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有粵漢，平漢，
兩條鐵的臂膀；

——一條伸出河南，

河北，

支肘在石家莊；

太原，

北平，

天津，

張垣，

南口，

便和五個手指頭一樣；

——一條伸到湖南，

廣東，

支肘在衡陽，

廈門，

糊安，

九龍，

廣州，

香港，

又是五個手指頭一樣。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有此山，龜山，

兩個豐美的乳房，

山旁有我們的鐵廠，

由鋼鐵裏

榨出來的乳漿，

把我們的全民族來哺養！

用心血澆成的，

大砲，子彈，機關槍，

那是我們救護抗戰中的食糧。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曾在廿六年前，

舉起革命的火炬，

一聲步槍，

一聲怒吼，

推倒了五千多年專制的帝王！

你曾在十年前，

以一桿剛撿頭的力量

挽回了我們的主權，巨腕如鋼，

使帝國主義者失措張惶！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你有多麼光榮的既往，

你有多麼偉大的寶藏；

可是，如今，

看一看，

你的大膽

它將被割斷！

看一看，

你的鐵臂膀，

在受着燒傷！

你再看一看

你的十個手指，

有幾個還依然無恙？

跳躍起來吧！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沉悶，頹唐，

便是爲虎作倀，

哀莫大於心死啊！

心死即是整個的滅亡！

路起程吧！

我知道你有

火山口裏的熔漿，

在煎熬，

在煎熬，

我知道你有

湘江倒海的力量，

在翻騰，

在翻騰，

五千萬人，

在死亡戰場，

你的怒漿？

以火的一流燒死敵人的夢想！

這不快會出你的力量，



「擊伙打在「皇軍」的天靈蓋上？」

跳躍起來吧！

武漢！你祖國的心臟！

天靈蓋上！

武漢！

祖國的天空開了花

不是神奇，
更不是誇誇，
祖國的天空啊！
開了花

記住這日子吧！
一九三八的二月十八，
他多麼光榮
多麼偉大！

天空啊！

祖國的天空

衝進來敵機三十八架

它要向我們

這羣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們

任意轟炸！

它要向我們

這爭解放的

大肆屠殺！

我們英勇的空軍啊！

憤怒的火

燃燒着他的心身，

燃燒着他的兩頰，

燃燒着他的生命，

燃燒着他的馬達，

他為了這三萬萬同胞，
願為五千萬人的
生死存亡
他爲了

要使中華民族成爲一個
自由獨立的國家；
似迅雷——一聲怒吼，
似閃電——直上雲霄！

無數萬人仰着頭，
心和眼，
成了無數萬條的鐵鎖鏈，
連着他的，
集中在他，
他！
風暴電氣，

疾瀾了三匝，

祖國的天空啊！

已成了鋼鐵的顏色！

他像一隻飢餓的鷹！

盤旋，

……

翱翔，

搜查，

那麼多的敵機，

在他看來

不過是一羣鴿子！

「鴿子翻身，

機槍一聲疾疾而下，

……

機槍給，

一排

兩排

三排

……

「媽的，鬼子！

你不但胆小，

技術也差；

不如送你回老家，

這是你應得的懲罰！」

達達達達達……

爆炸！

爆炸！

爆炸了！

爆炸了！

黑的爐，

橙的焰子，

紅的花，

灰的炭屑，

白的烟球，

一架

兩架

三架

……

太陽牌的飛機呀！

墮落墜下！

滾，

滾，

滾入了泥窪，

自命「紅武士」的尸骸燒成了泥巴！

銀翼蒼空，
白日青天，
我們的空軍，
又傲然的衝上了雲霞！

看哪！
這又是我們的空軍哪！
纏着爪，
張着牙，
發狂的馬達；
他簡直是暴怒的虜獲，
那磨刃猛，
那雲霄，
那向着天際的飛機，
東衝西，
自命的一粒烈士們，

暴咬看頰斜的牙，

剛想掉轉尾巴，

就說時遲那時快

我們的刺擊手

就對準了他的尾巴，

「達達達達達……」

「他怎麼跑？鬼子！

你滾下去吧！

「對於屠殺者

只有屠殺！」

「達達達達達……」

爆炸，

爆炸，

爆炸了

爆炸了！

黑的煙，
藍的煙子，
紅的火花，
灰的炭屑，
白的煙球，
……
八架，
九架，
十架，
十一架，
太陽牌的飛機呀！
應聲墮下，
滾，
滾，
滾入了泥窪，

自命「紅武士」的尸骸燒成了泥巴！

銀鬃蒼雲，

白日青天，

我們的空軍，

又傲然的衝上了雲霞！

在雲霄裏，

投下個不齒的冷笑，

並沒有說誰是「紅武士」的話，

只問你，

「這是誰家的天下」！

戒嚴令禁止不住啦！

成千成萬的人

歡呼喧嘩，

成千成萬的人

口講指畫；

有的摩着拳，

有的把雨掌用力的擦，

有的在仰着頭揩抹着流淚的眼，

有的在咀咒着自己的老眼昏花；

警士們呆呆的看着忘記了職務，

婦女們高高的舉起孩子，

任孩子撕亂了她的頭髮；

更有的張着嘴，

樂的說不出來話，

兩手只是向天空亂抓！

勝利！

勝利！

這就是勝利的事實回答！

天空啊！
祖國的天空，
你開了花，
這花他將開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他將閃爍我們的中華；
記住這個日子吧！
一九三八的二月十八！

鷄公山！你多麼年青

高原上

吹起了南風，

鷄公山！

你多麼年青！

黎明啊！

黎明裏的太陽

夏天的太陽，

爬滿了祖國的山野，

山野從綠茸茸的被裏
翻了一個身。

白雲啊！

片片的，片片的，

流啊！流啊！

向着山，

向着谷，

向着山花野草，

向着濃木的叢林，

蔓延着，

吞沒着；

銀的山峯，

雲的海洋！

飄蕩起來了！

——歌聲，

海邊想來了，
——歌聲！

六百多個流亡的孩子嘯！

六百多個展開着光明的心！

雄偉的大合唱啊！

震蕩着山谷，

馳驟在雲海之中，

雲海，

有些蒼茫了！

白雲啊！

片片的，片片的，

流啊！流啊！

流白了山下

那更廣漠的原野。

這裏

留下了青蔥的山

留下了巍峨的峯，

朝陽用光明

洗滌了山花野草，

一切的灌木叢林！

這裏

留下了更高昂的歌聲，

留下了更悲壯的歌聲，

歌聲，

在黎明的空氣中

向着朝陽，

向着山峯，

一聲聲的傳送，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中國軍隊勇敢前進！」
.....

向着朝陽，
向着山峯，
一聲聲的傳送！

高原上
吹起了南風，
鷄公山，
你多麼年青？

日本的勞苦大衆戰鬥員

來吧！我們歡迎你

日本的勞苦大衆戰鬥員！

對你們我們有無窮的曠惋，

對你們我們是不盡的哀憐；

你們背井離鄉，

辛苦的來自大海的那一邊；

你們妻離子散，

拋棄了故國的可愛的田園；

田園哪！

那碧綠的田野他多麼鮮豔？

紅了的櫻花開得多麼燦爛？

櫻花下的往事啊！

可曾被春風吹散？

田野中的歲月，

你怎能不留戀？

在那裏生，

在那裏長，

在那裏住過了若干年。

可是，

你們

被脅迫，

被欺騙，

被鞭撻辱罵，

被強徵硬奉，

把你們載上了戰艦，
把你們，送上了死亡線，

一步一回頭啊！

別矣！故鄉！

什麼時候才能再得相見？

——衰老的爹娘，

年青的妻，

孩子們還都正在貪玩！

異國的征途那麼遙遠！

異國的夜寒，

異國的風煙，

那麼不勝惘然！

翹首望着天邊，

海邊，

海的那一邊，

天兒外沒有雲也沒有雁，
海濤鳴咽得那聲悽惻纏綿；
潮濕的戰雲，
雨打着征衫，
遙遠的回鄉夢，
為槍聲驚散；
淚眼淒迷望着蒼天，
異國的蒼天啊！月兒正圓。

你，

心裏是無限的悲酸！
在指揮刀下去衝鋒啊！
怎敵得過
別人的為復仇而戰！
為生存而戰！
為自由解放而戰！

爲真理正義而戰！

別人

守着

是座鋼鐵的碉堡，

進攻，

是一個爆發的火山！

流着血，

流着汗，

前仆後繼，

隨死隨填，

後面還有同胞四萬萬五千萬，

更有全世界一切擁護正義者的吶喊。

你們呢？

你們就這樣的，

一個，

兩個，

.....

十萬，

廿萬；

來了，

死了，

來了，

死了，

搶地呼天有誰來管？

空有着什麼「千人針」，萬人線，

在故鄉啊！

遙遠的天邊，

留下了老母，

嬌妻，

一羣兒女們無止境的懷念！

何時來歸呀！

漂泊異國的幽魂，
飛過了天邊？

海邊？

回到自己的家園？

朋友！

想想吧！

上下五千年，

人類中可曾有過殺人的比賽？

然而你竟被欺騙得成了畜牲一般！

奸淫，

屠殺，

慘絕人寰；

你應該知道人並不是雞犬，

況且誰無父母妻子兄妹？

你也該明白

人有著人性。天理也有個循環，
決不是爲發洩自己的獸慾

就什麼也不管！

你更該知道，

血的債，一定要被血來償還，

如果你稍有頭腦，

你就該想，

如何來結束這場惡戰？

同時，你也應該知道，

中華民族原不是好戰，

可是敵人來了自然就要挺身而前！

結束，我們又何嘗不情願？

如果，你立即歸還

我們的錦繡的河山！

我們的自由與主權！

想這吧！朋友！

誰爲了發財升官奪去了我們的河山？

誰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了戰端？

誰使你們拋棄了故國的田園？

誰使你妻離子散跑上了死亡線？

誰使你人性全無變成畜牲一般？

誰使你作了異國的幽魂回不到家園？

那就是你們野心的軍閥！

侵略手下的爪牙鷹犬！

他不僅是我們的敵人，

他更是你們的真正的敵人！

對於你們哪！

我們有無窮的嘆惋，

我們有說不盡的哀憐，

咱們本是一條戰線，

咱們的敵人是一個集團！

爲什麼咱們自相殘殺沒解沒完？

來吧！日本的勞苦大衆戰鬥員！

要想趕快結束這場惡戰，

誰都生還到自己的家園，

享受父母妻子的團家團圓，

只有

迅速的揮轉你的槍尖，

向着你們的軍閥，

軍閥的爪牙鷹犬，

一切的法西斯的強盜屠子集團，

拋出你真正正義的炸彈！

咱們聯絡成一個反侵略的陣線！

聽！

世界上更有無數的人

爲我們而吶喊！

八

前面。

呢？

一刻千金的時間，
吧！我們歡迎你
日本的勞苦大衆戰鬥員！

新中國的空軍歌

飛呀！飛呀！

向上飛呀！

年青的空軍同志們！

祖國擔起了爭解放的號角，

我們

心在燃燒

血在跳躍

機槍在狂嘯，

馬達在咆哮，

我們要保衛祖國的天空，
我們要乘長風沖進雲霄！

飛呀！飛呀！

向上飛呀！

銀翅映蒼穹，

白日青天高，

展雙翼長空萬里，

向侵略者發出正義的警報，

我們是新中國的馬達，

我們是新中國的鐵鳥！

中國！中國從屈辱中站起來了！

滅亡就在你們前面！

滅亡！

滅亡就在你們的前面！

日本帝國主義者，

以及一切的走狗和漢奸！

全世界都響起了正義的吶喊，

熱血跳蕩着每一個

愛真理愛和平者的心坎！

爲了全人類的生存，

爲了被壓迫者的苦難，
爲了剝奪強暴的帝國主義，
爲了懲罰瘋狂者的囂頑！

從滿州，

從台灣，

從琉球，

從朝鮮，

從蒙古，

從中原，

從邊疆，鄉野，城鎮，沙漠，田園，
從森林，池沼，冰川，草原，礦山，

從莫斯科，

從維也納，

從巴黎，

從紐約，
從瑪德里，
從巴塞龍納，
從整個的蘇聯，
從遙遠的天邊，
從地北或天南，
從一切的地獄然而却是人間，
從一切被壓迫者所堅定的信念，

響起了時代的戰鼓！
正義的吶喊！
忿怒的喇叭！
携手的呼喚！
真理的炸彈！
勝利的預言！
成千成萬的奴隸，

奴隸們千千萬萬，

勝靠着勝，

肩挨着肩

前進！

前進！

擁護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
援助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

滅亡！

滅亡就在你們的前面！

日本帝國主義者，

以及一切的走狗和漢奸！

除非你把我們的自由

領土

主權

一齊都如數歸還！

這一年

這一年！
在火籠中，
在血海裏，
百年來恥辱的總清算，
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線；
艱辛苦難，
煉獄一般，
燃燒，
熬煎，

教書，

鍛鍊，

我們這些，

來自山嶽，

湖沼，

邊疆，

草原的人們千萬萬，

忘記了

昔日的私仇舊怨，

站起來的

是一個巨人

一條心

揮動起鐵拳，

對準了唯一的敵人，

戰鬥啊！

戰鬥！

向前啊！

向前！

我們

渡過了這一年！

我們多麼年青啊！

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算作一個人！

自年來，

我們僅有這一個整年。

這一年啊！

這一個多麼輝燦的場面！

祖國的大地，

也曾被禽獸般的敵人

蹂躪了！

數不盡的！

數不盡的血債！

數不盡的悲慘！

然而！

就在那裏！

燃燒起反抗的烈焰！

爆發了數不盡的火山！

殲滅了禽獸般的敵人萬萬千千！

這一年啊！

祖國的天空！

也曾被敵機

闖進了！

轟炸了！

結下了不可解的仇恨！

然而！

就在那裏，

敵人的四百多架飛機，

一千多名駕駛員，

化作飛灰，

成了青煙，

在太空飄散！

.....

在太空，

我們寫下了偉大而壯快的詩篇！

並且

在右邊，

他也承受了我們正義的炸彈，

在三島，

他也接到了我們警告的傳單！

.....

我們不能忘！

「三個月征服支那」！

這謠語已在世界傳遍

如今呢？

一年了！敵人！

你明白你自己的勝利和佔有

是嗎？

是線？

是立體？

這是平面？

你也知道你正爲了

你們的士兵的屬職

國民的反戰，

經濟的崩潰，

前途的艱難，

揮着「把汗，

背流而不安眠！」

算了吧！敵人！

大言不慚

已予全世界以嘲諷的笑談，

慘辱並許

只是在自己的鼻子上塗着白圈圈。

而我們多麼年青哪！

新的中國，

才一週歲喲！

才一年之間！

那是多麼悲壯偉大的一年！

血洗太行山，

肉築滄浦線，

現在更要把頭顱

填滿了豫鄂皖贛的大平原，

保衛大武漢，

建立新中國，
來個更大的殲滅戰！

啊！這一年！

蘆溝橋是中國的耶路撒冷！

八一三是一萬年永久的紀念！

大地上，

戰士的血在奔流滋蕩，

太空中

先烈的靈在呼嘯吶喊！

我們將更爲奮勉，

決不想苟且偷安，

咬緊牙關，

堅決抗戰，

更英勇的邁進這神聖的第二年，

爭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看！
暗夜過去了，
勝利和光明就在前面！

送別難童

江邊了！

擦乾眼淚，

望着前面，

去吧！

苦難的

弟弟妹妹們嚨！

懷着你們的仇恨

——全民族的仇恨，

去吧！

去吧！

小弟弟小妹妹們啊！

你蓬亂的頭髮，

襤褸的衣衫，

不是這塗膏

塗痕的血嗎？

枯瘦的小臉小軀幹，

那麼小就開始流浪，

不正是證明你

已沒有了家鄉田園嗎？

去吧！

小弟弟小妹妹們啊！

你不是會閉眼看見

烽火燃燒着中原，

在煙塵中閃爍着
敵人的猙獰的嘴臉，
敵人那禽獸般的凶殘嗎？

你不會親眼看見
祖國捲起反抗的烈焰
在火光中照耀着，
我們的

將士和民衆
在後方在前線，
都在爲全民族的生存
前仆後繼，
英勇向前，
流血
抗戰嗎？

那末，去吧！

苦難的小弟弟小妹妹們嚶！
去！

走向祖國的角落！

走向祖國的邊緣！

向他們，

展覽

你的血污；

向他們，

宣傳

你的仇恨；

那是中華民族的血！

那是中華民族的仇恨啊！

和他們，

在血污裏仇恨中生長吧！

和他們

為血污和仇恨而生長吧！

去吧！

再向他們報告：

我們的勇敢，

祖國的安全！

大武漢！

在笑，

在喊，

在躍，

多麼平安！

豫鄂皖贛，

閩粵魯陝，

在殺，

在衝，

在殲滅，

在反攻！

看一切失落了的地方！

——敵人的後方，
都成了我們的前線！

不妥協！

不求和！

寧爲玉碎，

不爲瓦全！

新中國，

就將產生自

這全民的長期抗戰！

去吧！

小弟弟小妹妹們噯！

也告訴他們

——他們那些：

有兒女的爹娘！

有爹娘的兒女！

你曾在娘的屍身上吃過奶，

你曾在冰冷的耳邊喚着爸爸：

你也曾望着起火的家！

哭着你的布娃娃！

你也有過爹娘，

你也有過家園，

你也是爹娘的寶貝心肝！

可是，

敵火到了就一切化作雲煙

如今，

兩隻小眼睛望着白雲

白雲深處

已沒有了爹娘家園！

兩隻小手伸向蒼天，

蒼天啊！

他是不發一言！

悄悄的把淚水擦乾，
悄悄的睡在別人的門前，

從白天熬到夜晚，

從夜晚熬到明天，

剛剛一合眼，

又從夢中驚醒，

哭喚着媽媽，

媽媽呀！已不在身邊！

想想吧！

有兒女的爹娘，

有爹娘的兒女！

誰又沒有兒女！

爹娘，

家園？

去罷！

苦難的小弟弟小妹妹們呀！
去！

告訴他們

他們那些

流着中華民族血液的，
這有着人的肺腑心肝，

有兒女的爹娘，

有爹娘的兒女，

假如不願作亡國的奴隸，

不願作賣國的漢奸，

就不能僅僅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救濟救濟就算責任盡完，

要起來呀！

全體動員，

參加抗戰！

這決不是

一個人百個人的遭遇悲慘，
更不是

一省一市一城一縣的災難！
也莫夢想

這是後方還不是前線，
要知道

不抗戰就滅亡
誰也不能倖免

起來吧！
兒女們啊！

離開你爹娘的懷抱，
來投入祖國的搖籃！

爹娘們啊！
離開你兒女的眷戀，

來參加祖國的抗戰

去吧！

苦難的弟弟妹妹們啊！

擦乾眼淚，

望着前面！

祝你們康健！

祝他們康健！

祝祖國康健！

祝全民族康健！

咱們，立下最後的誓言

抬起你的頭，

站起來！

在今天，

面向着全民族四萬萬五千萬，

面向着祖國更艱巨的危難，

面向着你所信仰的宗教，蒼天，

面向着你為真理所決定的信念，

咱們

立下最後的誓言！

七年了！

七年來，

有你，

有我，

願將這一代

給五千年的祖國，

給我們光榮的祖先，

丟失了多少財產土地田園？

死亡了多少老幼男女青年？

把衰老的父母，

年青的妻子，

留在火窟地獄！

留在血海刀山！

假如你的耳不聾，

你該聽見

那悲慘的呼喊；
假如你沒閉着眼，

你該看見

那水火中的熬煎；

卽或你聾，你瞎，

也沒有國家民族觀念，

然而，不要忘了，

你還是個人！——

你那「人」的天良，

將在什麼時候發現？

一年多了！這一年，

也是咱們這一代！

有多少中華民族的好兒女，

在祖國的天野，

在祖國的山川，

長城外

黃河岸

楊子在心，

太行山嶺，

擺下了血肉的戰場！

留下了模範的營地！

雄呀！雄着未來民族的雄姿，

剛強。前線了軍衣！

千千萬萬的雄兒，

千千萬萬的雄兒，

雄兒，

雄兒，

雄兒，

雄兒，

雄兒，

雄兒，

戰鬥！

死亡，

死亡，

戰鬥！

直到今天！

然而。你和我，

別人在前方抗戰，

我們在後方

可會有什麼生產？

別人在前方流血，

我們在後方

又說着什麼守？

如今，

廣州淪陷，

又進出了大武漢！

一羣軍隊，
抗戰，從此就走上了
最嚴重的階段！
這階段，就是全民族的
最後的生死存亡關鍵

來吧！

在今天，

一切真的不願作亡國奴的人，

一切誓死不願作漢奸，

不逃跑，

不投降，

不想苟且偷安的，

中華民族的兒女好漢！

咬緊牙關，

握緊了拳。

抬起你的頭，

仰起你悲憤的臉！

給這世界！

面向着全民族四萬萬五千萬，

面向着這更艱苦的危難，

面向着這所信仰的宗教，蒼天，

面向着這為真理所決定的信念，

面向着五千年來光榮的祖先，

面向着這戰死沙場的烈士同胞，

奉天之血，永恆的紀念，

永恆。

立下最後的誓言！

.....

來！

隨着我暗咽而悲痛的聲音唸：

「我！

誓以祖國給我的血，
給我的肉，
給我的精神生命，
為祖國犧牲，為祖國貢獻！
為人類永久的和平與安全，
打倒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
收復我原有的河山
爭取全民族的自由解放！
奮鬥到底，
長期抗戰！
皇天后土，
共鑒斯言！

我的家在黑龍江

你的家呢？老鄉？

在吉林？

在瀋陽？

在萬泉河邊？

在鴨綠江旁？

在松花江上？

或者是赤峯口圍場？

還是熱河的朝陽？

啊！你也流亡！

你的家呢？

在太湖？

在珠江？

在黃河？

在揚子江？

還是在自由——舊地方？

或者在淮河——你的家鄉？

我的家呀！

我的家呀！安穩之陽，

在吳淞江的岸上！

江是寬那遼闊而自由的四角利能

江面便是我生長的家鄉。

那裏有，

除了漢人滿人和蒙回藏，
還有那「達胡利」「索倫」「鄂倫春」……（註一）
一同呼吸着薩爾察帶的風霜，
在遼遠的雪野冰川裏成長。

寒風裏沒有一朵花，
只有屋檐下的冰溜直伸到地上；
在牛吼馬嘶聲中，
在香噴噴的旱獺，
在聚衣伙房，
或是在「場道」牆角下晒着太陽。

「瑪涅爾兒」人，
魚皮鞭子們，
就拿起了鈎鏃槍，
擊穿了黑龍江，

又趨無教的「達不哈」，（註二）
「阿爾金」，
成羣又成筐。

到清明時節才能開江，
江裏的冰，
一塊一塊，
像白雪的床，
像大理石的塑像，
晝夜不停的流，
晝夜不停的響，
那是塞外春風裏偉大的歌唱。

流啊！流啊！
流過了額爾古納河，精奇里河，
松花江

鴨綠江，

壯好裡，

烏蘇水江，

草長苔發都在這個時光！

這個時光啊！

泥土發着迷人的甜香，

多麼陶醉呀！

鄉下老翁，

親切的抓起一把土放到嘴裏嘗

好！

正是下種的時光

盤下了一百零一度複，（二三三）

把鬍子剃得淨光

全家老幼男女一齊開始農忙

播種啊！

播種啊！

一年的食糧，

新的希望！

五六月裏刮着沙漠的風，

正午裏有着熱 般的太陽；

種地呀！

一滴滴的血，

一滴滴的汗，

埋進了土壤，

生命又從那裏得到哺養。

七月裏的天氣多麼明朗？

漢河去掘金，

轉而去挖礦，

與安穩的森林啊！

一躡進去就是百里不見太陽！

一根根的砍下去，

一根根的捆綁上

紮成了排木便順流而放，

順着呼蘭河，

順着嫩江

一直到更遠更遠的地方！

八月裏的秋風吹得那遼涼，

這裏那有什麼桂花香！

老榆樹的黃葉墜集的響，

白楊，

白楊，

還有那百里的松濤

都進了野野和山崗

山崗原野啊！

完全變了樣；

西風吹着無限的麥浪

一起一伏，

一下一上，

像大海般汪洋，

像沙漠般金黃。

藍天哪！

那麼高遠，

那麼晴朗，

白雲顯得無形無蹤，

雲雀飛過是一陣陣符；

大地上，

發出清涼的香，

燕麥的香，
大豆的香，

滿山遍野都是紅了的高粱！

細高的身兒，

垂着肥大的穗，

它好像個美貌青春，

含羞低首的大姑娘！

青紗帳

那可愛的青紗帳！

割麥呀！

刈高粱，

披着星光，

戴着月亮，

月夜裏飛着輕霜；

撫拭着自己的汗

自己的血曾經噴奏，

那快活樂能用什麼話來講？

厚大而笨重的嘴在唱：

「粗兒房中上了牙床，
外面走進有情郎」。

九尺駁來也有重陽，

籬邊可沒帶一朵菊花黃！

老少男女都懷着喜悅的心腸，
走到場頭裏去「打場」！

牛兒在槽邊睡了，

馬兒休息在馬房，

小雞兒到處找尋他的食糧。

原野！

原野是一片衰草連天黃，

成千成百的馬羣哪，

打滾兒的，

長嘶的，

馳騁得那麼放蕩；

十幾歲的小馬官兒，

像個古代的英雄一樣，

長嘶一聲，

領走了這不羈的隊伍，

踏過了大野和山崗！

夜晚！

夜晚都跑到草場；

燒起一把野火，

在火光裏晃着，

喊着，

「放荒啊！放荒！」

吹着冷冽的西風。

無際的大平原。

像點着萬盞明燈，

像點着金紅色的太陽，

火的海洋！

火的海洋！

十里外的雪花大如掌，

錦繡的河內，

是一片茫茫

玉砌，

粉裝，

到處是玉樹銀花！

再也分不出蘆舍田莊，

路上的行人哪！

像一個寒鴉飛進了白雲鄉！

十一月的寒風像刀一樣，
地，凍裂了一尺多寬，
一丈來長，

風滾着雪，
雪絞着風，

大風大雪從北成了瘋狂！

分不清是小子還是姑娘？

一會飄起高大的皮帽。

穿着「庫庫牛」，「塔塔馬」(註四)

背後背起了大鎗，

跑上了冰川山崗，

打獐打鹿打山鷄打豺狼，

打野豬打水獺也打黃羊，

冰天雪地是他們娛樂的地方！

是他們的家鄉！

是他們的天堂！

江啊！

河啊！

湖沼啊！

凍成了鐵，

凍成鋼。

鋼鐵河流那麼堅強

上面跑着爬犁，

冰車，

冰床，

狗拉的，

馬拖的；

輕便鐵道竟也鋪上，

把這裏燒火用的木頭

運到別處去作燃料。

臘月裏冷得

沒有風，

沒有雪，

更沒有霜；

老丈丈們說，便窩臥在熱炕頭上！

小夥子們爬起來，天還未亮！

那正是「鬼喊牙」的時光；（註五）

「撒喇草」鋪滿了靴幫；（註六）

再趕起老漢皮襖把「大哈」穿上；（註七）

套上三套馬的車，

進城趕集去賣糧；

雞菜草，

紫大豆，

黑小麥，

紫高粱，

老板子把鞭梢一響，

啪……

走上了積雪整冰的道上，

於是接二連三成百的排成了行：

啪……

老板子們賣弄着看誰的響？

逞着強，各不相讓；

在凍僵了的空氣中，

買大的車輪。

工咣——廣咣——

轆馬項下的大銅鈴，

丁令……丁令……

老板子直着脖子喊，

于子……上上……

口裏的氣像與安嶺上的白雲，

隨着老北風飄蕩。

把一年的血，

一年的淚，

一年的汗，

一年的希望；

從城裏換回來紅洋布，

香水香，

海鹽，

海米，

洋火，

洋糖，

一切都是來自東洋西洋！

準備過年，

準備過大年三十兒晚上！

今年如此，

明年還是一樣！

一年年的，

一年年的，

活下來了！

窮下來了！

他們不想天，

不想地，

只是自己的氣力還沒賣的得當，

只是自己為什麼只生了兩個臂膀？

只嘆息着比下沒有餘咱們不能比上，

他等待，

他相信，

總有一天窮人有了翻身的希望！

天哪！九一八！

九一八！



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
日本帝國主義的刀槍，
擊碎了這老實的夢想，
搗毀了多少年的希望！
這個日子永生也不能忘；
日本鬼子打進了瀋陽，
攻下了吉林，
更佔據了黑龍江！
從此！

從此！

完了！

完了！

我的兄弟爹娘，
我生長的家鄉，
雖然
依舊是冰天雪地，

依舊是山高水長，
可是

三千萬的人成了牛馬一樣，
雪原成了地獄再沒有天堂！

被奸淫！

被擄搶！

被屠殺！

被滅亡！

然而

荒莽的人，

有着荒莽的力量！

那力量因了熬煎，

因了苦難，

更加速度的成長！

七年來，

不曾一天，

使鬼子們快活安享！

就在那山崗？

那堡野！

那冰川！

那高粱紅了的青紗帳！

一個，

兩個，

十個，

百個，

千個，

萬個，

.....

抬起了頭！

挺起了胸膛！

放下了鎗，

拿起了所有的刀槍！

捲起了沙漠的狂濤，
捲起了無涯的波浪，
燃起反抗的野火，
燃起爭生死的火光；
把奴隸的命運，
把奴隸的枷鎖。
一齊都交付給了抵抗！
他們流血，
他們死亡！
但是他們，
父親死了，
兒子補上！
丈夫死了，
妻子填上！
他們要用血，
他們要用肉，

他將要用光榮的創傷，
築起個鐵壁銅牆，
保衛自己的家鄉！

現在！

他和祖國的狼烟，

蘆溝橋的烽火，

這結成一條陣行！

是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人，

是全中華民族的力量！

為祖國爭自由！

為民族爭解放！

堅決抗戰！

英勇抵抗！

偉大的戰爭！

神聖的戰爭！

讓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血，
染紅了那這天的冰雪寒霜，
染紅了我的家鄉——黑龍江！

(註一) 都是黑龍江土人，一種遊牧民族。

(註二) 魚名，為黑龍江之特產。

(註三) 沒有面子的皮襖，皮板在外面露着。

(註四) 黑龍江北部的人，在冬天穿的靴子「庫庫牛」用鹿犛子或牛犛子皮製成，「堵弄馬」用牛皮製成，裏面鋪鞣韃草或套毡襪，最能禦寒。

(註五) 冬天將放曠時，天氣最冷，俗語謂為「鬼嚙牙」時，意即鬼都被凍得嚙牙裂嘴也。

(註六) 俗語云，關東城三種寶，人參貂皮鞣韃草，鞣韃草是一種植物，其性最為柔軟溫暖，東北人用裝褲子鋪鞋，勝似棉花，鞣韃便是專鋪那種草的冬天穿的牛皮靴。

(註七) 「大哈」是極厚極重的皮大衣，只有黑龍江最北部的人有。「大哈」乃「達胡利」語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渝〇〇〇五)

新輯高蘭朗誦詩第一集

每冊實價國幣貳拾伍元

著者

高

蘭

發行者

建中出版社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發行人

尙

銓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總經售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柒肆叁號



\$ 25.00
~~\$ 30~~